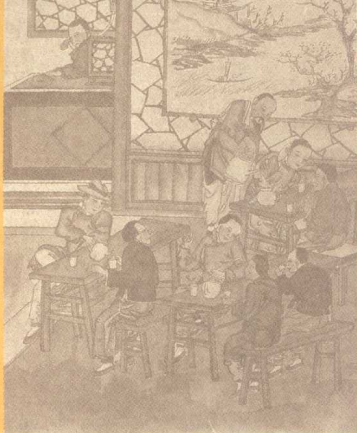




五柳鱼

荷叶粉蒸鸡

糟炒鸡丝

镶冬菇

萝卜糕

炒米粉

葱烤鲫鱼

扣三丝汤

烤乌鱼子

台湾肉粽

椒盐里脊

香酥鸭

水晶卤蛋

口蘑汤

芋泥

佛跳墙

红烧蹄参

清炒虾仁

潮州鱼翅



林文月 著

記私膳飲

女教授的19道
私房佳肴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飲食文化

記膳飲

道 19 的女教授
肴 佳 房 私

林文月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· 桂林 ·

© 2008 远流出版公司

本书由远流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授权,

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20—2008—01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饮膳札记/林文月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8.5

(饮食文化)

ISBN 978—7—5633—7423—6

I. 饮… II. 林… III. 饮食—文化 IV. TS9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31608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网址: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—64284815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(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889mm×1 270mm 1/32

印张:5.5 字数:100 千字 图片:10 幅

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 001~8 000 定价:2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退休宴(1993)

(2001) 安昌家书时作, 金耶强父时作, 十八龄国在时作和上



上海虹口公园坊八号,外祖父连雅堂、外祖母沈筱云(1935)



父亲最后一次年夜饭,我喂他吃鱼翅(1990)



与丈夫豫伦和儿子思蔚、女儿思敏家宴

(1992) 摄于北京家中，时间为年夜饭



与恩师台静农教授合摄于台府书房龙坡丈室(1975)



家宴。从左至右：我、孔德成、郭豫伦、张弘（1991）

(2021)家宴



与林海音合影,她是鼓舞我文学创作的重要人物(1994)

(2001) 30周年, 祝主母



家宴。从左至右：我、杨牧、林海音、胡耀恒、台先生、
殷张兰熙、齐邦媛(1983)



在台静农先生家。从左至右：郑清茂、秋鸿（郑太太）、
台先生、我、美丽（约 1980）



家宴。从左至右：张亨、何佑森、李大平（何太太）、彭毅、
吴簪（庄因太太）、我、康兰（董太太）、董桥（1988）

教授生活，可以如此优雅

——《饮膳札记》广西师大版序

陈平原

七年前，著名散文家、台湾大学中文系名誉教授林文月写了一篇很感人的文章，题为《在台大的日子里》（收入《回首》），从一九五二年她作为新生进入台大中文系，到念研究所，再到毕业留校任教，至一九九三年夏退休离职，一直讲到若干年后重返校园——“我又来到这一间已不再存放我个人书籍的第四室。依旧是书籍拥挤的景象，甚至于几张书桌的排列都无甚变化。凭窗凝视，内庭的老树依旧稳立于原地。”对于熟悉林文月文章的读者来说，这棵老树很有名，二十年前，林曾专门为其撰文，题目就叫《树》（收入《午后书房》），其

中提到了老教授的相继凋零以及年轻人的薪火相传。而眼前这篇让我感慨万端的《在台大的日子里》，也是如此立言：“我们来看老树，我们走了；还会有不同的人来看它。在这里，台湾大学，永远不乏知识学术的新血。这一点是无疑的。”

之所以“感慨万端”，是因为林文发表后一年多，我也来台大任教，朝夕相处的，同样是这棵充满灵性的老树。走进这座建于一九二八年、已成台北市定古迹的“文学院”，颇有似曾相识的感觉。那是因为，此前我读过林文月的散文，对台静农等诸多台大中文系教授以及他们的工作环境印象极深。真是无巧不成书，系里安排给我的办公室，正是林文多次提及的第四室。《在台大的日子里》有这么一段：“靠窗对面相向那两张较大的书桌，我曾见过先后为吴守礼、洪炎秋、郑骞、叶嘉莹等诸位先生拥有过。何其荣幸，我能与所崇敬的前辈学者共同分享过这个研究室！他们每一位的学识与人品，是我追随仰慕的典范。我目睹他们敦品励学，皓首穷经，谆谆教诲，爱护学生。”书桌依旧，书橱依旧，窗外的风景也依旧。只是人去楼空，我只能遥想前辈风流，再就是学林先生，发出“何其荣幸”的感叹。

多次赴台开会或讲学，结识不少台大的老学生、新教授，听闻许多关于优雅的林文月的传说。至于有意识地集中阅读林教授的著作，则是到台大任教以后。上任第二天，系主任送

我一册刚印制完成的《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系史稿》，其中的“沿革”部分称：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，国民政府接收了这所创办于一九二九年的“台北帝国大学”，改名“国立台湾大学”，并将原文政学部分解为文学院与法学院；文学院下设中文、历史、哲学三系，台大中国文学系于是正式成立：“唯当时百废待兴，乃由北大中文系教授、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魏建功先生代为邀聘教员，参与规划。”细读“年表”及“传记”，发现台大中国文学系早年诸多名教授，大部分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，如毛子水、董作宾、洪炎秋、戴君仁、台静农等，再加上毕业于燕京大学的郑骞和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董同龢，难怪我到此讲学，有“宾至如归”的感觉（参见我为台北麦田2005年版《晚清文学教室》撰写的序言《从北大到台大》）。如此校史资料，只是供我驰骋想象的线索，真正让这所名校在我面前变得血肉丰满的，是林文月的若干散文集。

我相信，台大中文系之所以声名远扬，除了自身的学术业绩，林文月谈论台大课堂以及追怀老教授的诸多文章，至少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林先生曾提及，在某次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，有获奖人前来致意：“我本来是考上电机系的。偶尔读了那篇老师写的《读中文系的人》，很感动，所以就转读中文系了。”（《十二月，在香港》，收入《回首》）我对此举的意义深信不疑——能让“大学精神”代代相传的，不是政府的

文告,也不是校长的演讲,而是无数像《读中文系的人》这样的好文章,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故事与人物。

二

因我进入林文的角度有点特殊,观感自然与时贤略有差异。必须承认,另一位散文家琦君的说法很有道理,《给母亲梳头发》、《姨父送的蝴蝶兰》等抒情散文很精彩,“尤其难得的是她的文辞于平易中见情趣,于朴实处透至情,所以能格外打动人心”(琦君《心灵的契合——读林文月的散文集〈遥远〉》,《遥远》,洪范书店,1981)。可我自己更欣赏的,则是其对于台大人物以及台大生活的追怀。如《读中文系的人》(《读中文系的人》,洪范书店,1978)、《午后书房》、《台先生和他的书房》(《午后书房》,洪范书店,1986)、《因百师侧记》(《交谈》,九歌出版社,1988)、《伤逝》、《饮酒及与饮酒相关的记忆》(《拟古》,洪范书店,1993)、《人生不乐复何如》、《台先生写字》、《台先生的肖像》、《温州街到温州街》、《坦荡宽厚的心》(《作品》,九歌出版社,1993),还有《在台大的日子》、《消失在长廊尽处》、《记一张黑白照片》、《龙坡丈室忆往》、《怀念台先生》、《台先生手书诗稿》(《回首》,洪范书店,2004)等,所有这些,都是难得的好文章。我曾将其中的《温州街到温州街》推荐给北大的学生阅读,那些对台湾的教育制度及文化学术知之甚少的大学生,竟然也都深受感动。可见,并不是因